

開放文學－社會奇情－歧路燈
第九十二回 觀察公放榜重族情 簣初童受書動孝思

卻說譚道台燒了妖黨送銀簿子，正欲檢點連日公出未及人目的申詳，梅克仁拿了許多手本，說是本城小老爺們請安。道台只得吩咐些「連日晝夜，案牘堆積，委的不暇接見，請各老爺回署辦公」的話頭。隨便看了十來本提塘邸報，再欲拆閱文移申詳，爭乃身體因乏，上眼皮的睫毛，有個俯就下交的意思。靠背一倚，夢見回到家鄉，只見一人器宇軒昂走來，卻是孝移族叔。自己方躬身下拜，猛爾更炮震天一響，這堂鼓細聲擊擊的發起擂來，不覺出夢而醒。歎道：「祖宗一脈，夢寐難忘。」乃吩咐拂牀展褥，早睡早起，五鼓各要伺候的話。原來真正必有事焉之人，睏了即睡，不是故意往尋黑甜；早晨醒時便起，不是一定要日出三竿，學那高僧出定的功課。

譚道台五鼓起來，洗了臉，漱了口，吃了茶，正要檢閱公牘，商量案件，無奈這些人蓮幕的，此時正是居西席位、住東君房，臥北窗牀、做南柯夢的時候。只得將兩束生童觀風捲子，搦管儒墨，看將起來。這十行俱下的眼睛，看那一覽無餘的詩文。

諸生卷子，節取了三本；童生卷子，看那筆氣好、字畫端正的，也取了三本。諸生是張正心、吳彥翹、蘇省躬，童生是葛振聲、譚紹聞、譚簣初。想道：「衡文原是秉公，但一時取本族兩個人，未免有一點子瓜李影兒。究之觀風高取，毫無益於功名，卻添出一層唇舌，只得把紹聞刪卻罷。」

主意已定，即叫本夜值宿的禮房來。禮房聽得內傳，進簽押房伺候。道台吩咐道：「觀風一事，因查拿公出，將近半月尚未發榜。今日閱定生員三人，童生二人，卷面已寫定名次，即將卷子交付與你，速速寫了榜文裝頭，按排次寫榜。不必送稿來閱，即寫真，將獎賞日子空住，送來用印過朱，限今晨張掛。」

禮房領命而出，一一如命辦理。送進來道台過了朱，填上獎賞日期，管印家人用印，蓋年月，鈐接縫。鼓樂送出，貼在照壁。禮房又辦十樹銀花，五匹紅綢，十封湖筆，五匣徽墨送進，以憑獎賞日給發。

到了獎賞日期，四位學師，依舊奉命進了道署，五位生童直到大堂等候。這生員除了張正心三十五歲月吳彥翹、蘇省躬俱已面皺須蒼，各在五旬上下。童生葛振聲是二十年前還沾童子氣象，如今已屆強壯，兼且貌寢身長，見了譚簣初竟不免自慚形穢。那簣初面容韶秀，眉目清揚，舉止尚帶幾分羞澀。把些衙役書辦，也不免有齊看衛玠的意思。

少時，道台坐了二堂，一個學師引進。挨著名次，逐位給了花紅筆墨。發出原卷，誇了些詩文佳美，說了些做人讀書各宜努力的話頭。旋命請到桐蔭閣款待。

到閣上，東西兩間圍裙搭椅，牙箸台盞俱備。一邊一席，四位學師一桌，榜上偏些；五位生童一桌，榜下偏些。讓的坐下，果然山珍海錯，薰臘烹調，無品不佳。不知者以為赴的是大人的席，知者以為都是孔夫子留下的體面。

到了醉酒飽德之後，各學師引了五位生童上二堂稟謝。內邊一個家人，急忙出來道：「我們老爺說了，事忙沒得親敬，簡褻得很。請各自尊便。」五位各攜所得賞齎，魚貫而出。

又只見一個小家人向譚簣初說道：「老爺請相公到內書房說話哩。」四位學師道：「你且少候，看大人有何見教。」說完，隨著生童出大門上馬而去。

單說內宅小家人引的譚簣初進的宅門，站在院裡，道台在三堂前簷下立著，說：「到這裡來。」簣初上的階級，道台引住手，進了三堂。引到神主前，撩開主拓門兒上掛的網簾，回頭道：「隨我磕頭。」使婢鋪了兩個墊子，道台在前，簣初在後，作揖跪下。稟道：「這是鴻臚派的後代，住在河南省城，當年到丹徒上墳，名忠弼的孫孫，論行輩是紹衣的姪子，今日到先人神位前磕頭。」說完，同磕，下頭去。作揖禮畢，道台仍拉住手道：「我還沒得與那邊老太太叩頭，不敢叫姪兒與你伯母見禮。隨我到東書房中說話。還有至要緊的，今日要交與姪兒。」

道台向前走，簣初跟著。那行禮之時，內宅太太、姑娘，有在簾子紗月兒裡看的，也有掀開簾子邊兒看的，說是新認的本族晚輩。打院裡一過，這養娘孀婦門邊站的，牆陰立的，無不注目。過去遠了，齊攢在一處咕啼道：「哎喲！出奇的很，怎的這位老爺，與咱南邊東院二相公一模一樣兒，就是一對雙生兒，也沒有這樣兒廝像。」

不言這婦婢私議。單說道台到東書房坐下，簣初也作揖坐下。簣初一看，只見架上書冊連棟，舊的比新的還多，心裡著實欣羨，那眼珠兒傳出神情來。觀察公端的觀出來了、察出來了，向架抽取一本兒，遞與簣初道：「我正要把這要緊的交與姪兒。」簣初接住，攤在案上，只見簽上寫著《靈寶遺編》四個字，不甚解其所以。道台道：「這是這一門的老爺，在靈寶做官的遺稿。」簣初道：「聽說我爺爺，前二十年外，曾到江南上墳，怎的不曾帶回這本書。」道台道：「彼一時，原是下書請修家譜，這遺稿還未曾見。你爺爺到丹徒，是嘉靖元年，這是嘉靖三年才刻的。你看序文上年月，就知道了。」忽的家人稟道：「本府楊大老爺拜會。」道台道：「姪兒你且看書，待我會客回來再講。」

觀察到桐蔭閣會客。也不知說的什麼漣漣驛站的公務，遲了一時回來。只見簣初看《靈寶遺編》，臉上似有淚痕方拭乾的模樣，暗歎道：「好孩子，我靈寶公有了好後代。」簣初道：「這書上似有缺文，旁注雲缺幾字，是何緣故？」道台道：「這本書咱家初不知道，老爺們不曾傳說。是一個親戚，原是一個舊家，子孫們把家業廢了，藏書甚多都稱斤賣了，我自幼聽說過。這是你爺爺上墳去後一二年，這家親戚一發窮了，推了一小車雜書，要賣與咱家，只要兩千大錢。我念親戚之情，與了四兩紋銀，兩口袋大米，他推回去度日。把書放在大廳當門，一樣一樣細檢，不是《禮記》少了《檀弓》，就是《周禮》少了《春官》。內中卻有兩宗要緊的，一宗是他家少宗伯的奏疏稿，一宗是咱家這靈寶公詩文稿，合幾樣兒為一本。這本書本沒有名子，像是他家一位前輩爺抄的咱家靈寶公的。翻閱時見末了一個圖書，印色極好，紅豔不減，卻是靈寶公的名諱，又疑是靈寶公的手稿，但不知怎的流落他家。內中有《送舅氏岫片臆公之任粵西》詩，因此遍訪親故，以及鄉前輩，的確確，才知曉靈寶公是龔岫臆先生親外甥，其為我家遺文無疑。」

但此冊蟲蛀屋漏略而不全，發刻時，缺者不敢添，少半篇者不肯佚，又不敢補。彼時靈寶公又不曾著個書名，因此題簽曰《靈寶遺編》。姪兒是靈寶公的嫡派，所以今日交與你。我明日即傳刻字匠來衙門來，照樣兒再刻一付板交與你。祖宗詩文，在旁人視之，不過行雲流水，我們後輩視之，吉光片羽，皆金玉珠貝。姪兒你來我跟前來——」簣初果然走近身邊，道台將十四歲的肩臂一連拍了幾拍，說：「好孩子，這擔兒重著哩！」

簣初道：「那架上別的是什麼書？」道台道：「我有一宗官事出去辦一辦，叫人送點心送茶來伺候姪兒。你不妨狼藉几案，那書由你看，任你揀。你要那一部，那一部就是你的。」

簣初道：「伯大人不看麼外觀道：「天下好書與天下好書人共之，何況你是自己子姪。」簣初道：「別的哥弟們不看？」觀察道：「南京是發書地方，這河南書舖子的書俱是南京來的。」

我南邊買書便宜，況且我手頭寬綽。你是愛書的人，錢少不能買，這是好子弟的對人說不出來的一宗苦。」話未畢，小僮送上點心來，大人與簣初同吃。又吃了一杯茶，說：「是你願意要的書，就放在桌面上。我回來，就著人隨定你送的去。這不是說『寶劍贈烈士』正是『萬卷藏書宜子孫』，只要你報一個『十年樹木長風煙』。」

觀察進內宅，要換公服，出署見藩臬，商度一宗政務。內太太道：「方才這個姪子，怎的與東院三老爺家瀛相公一個樣兒？只是口語不同。若不是說話時，並分別不出來。怪道手下個個都說是雙生兒。」觀察笑道：「昔日長沙王隔了十世，被劫墓賊劫開墓，將寶物偷個罄盡。後來劫墓的在街頭遇見他子孫，說是長沙王拿他，躲避喊叫，被人拿獲。這才知道祖孫十世竟有一樣的面

貌。如今這兩個姪兒，雖分鴻臚、宜賓兩派，畢竟一脈相承，所以一個模樣。如今南邊瀛升姪兒，是咱家一個好樣的。這祥符簣初姪兒，也是咱家出色的。我前十天點名時，早已看兩個是一樣兒，心下就很喜歡。及看他的文字，雖說很嫩，口氣卻是大成之器。即命廚下備飯，我拜客回來，就在書房與他同吃。」

道台出衙，不過一個時辰，依舊回署。脫去公服，到了書房，即便問道：「賢桌上是你揀的書？」簣初道：「只是《五經》《左傳》《周禮》《通鑑綱目》，別的詩稿文集，姪子一時還顧不著。」觀察道：「幼學只此便足，勿庸他及。」即叫門上：「傳四名轎夫，把喬師爺坐的二人轎子，準備伺候；把衣箱扛架，準備裝書，不用罩子。吃過午飯，叫個能乾差頭，跟的送去。」

頃刻，抹桌捧的飯來，甚是儉潔。伯姪用完午飯，便叫差頭進來。這進來的差頭，正是新點的夏鼎。原來夏鼎前日往拿邪教，在二十名乾役之中。這個物件眼前見識敏捷，口頭言語甜軟，頭役開缺，夏鼎頂補。聽的宅內有喚，早已慌忙進去。

見了觀察，即忙叩頭。見了簣初，也不得不磕頭，觀察吩咐道：

「將桌上書冊，叫轎夫抬進衣箱架子，裝整齊，放穩當，跟的送到少爺家去。刻下立等回話。」夏鼎答個：「是。」一轉身時，轎夫抬進架子來，夏鼎一一擺列，用繩束了，果然穩當整齊。觀察回至內宅，不多一時，兩個小廝跟了來，一個小廝捧了一個大匣子，一個小廝捧了一個大氈包。即叫小轎自馬號抬出。觀察道：「到家請老太太安。」簣初作揖稟辭，觀察命把匣子、氈包放在轎內。簣初坐上，夏鼎把住轎桿。出了道署，穿街過巷，到了譚宅後門。

夏鼎正要獻些慇懃，囑些話頭，不料王象蓋在後門照應，又怕誤了回話見責，只得押著轎夫而回。正是：

從來賤愚本相鄰，越急越刁總一身；

看是欺瞞全入網，到頭方知不如人。